

大国卫士

唐文明 著

广袤的黄淮平原，古老的大运河孕育了一个美丽的人，
有水乡柔情，有塞外风光，有奇姿异彩如《十里浮塘》的
有俯拾皆是的历史墨香，更有璀璨繁星般的古今名人。
便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

公元二〇一〇年春天，笔者在浙江绍兴柯岩风景区
一座山上，发现林墓间有坐封数十年的一座墓碑，刻有
烈士姓名。碑文落款：《国民革命军预备第10师》。按查

所知预备第10师竟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是蒋介石手中的一
张玉牌。一九四〇年夏在浙江绍兴整训，遭钱塘江日军挑衅，
该师予以痛击，一度攻占萧山。在回绍兴时，预10师奉命
在柯岩设伏，与日军的先头骑兵激战，计打死鬼子一百一十余。
国军伤亡亦重，牺牲官兵九十六人，埋葬于此。

是年秋，预备第10师奉命西进，加入抗战惨烈的第九战
区，淞沪呼号，武昌风急，潮水潇潇，沅江失色。壮剧的序幕
从古镇窑湾拉开

黄埔名将孙明瑾抗日血战实录

两战淞沪 三战长沙 逐鹿武汉
解密国军将士英勇抗日的壮烈历史
再现英烈慷慨赴死的决绝场景
描绘聚散离合的战地爱情画卷



大国卫士

唐文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卫士 / 唐文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858-0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808 号

书 名 大国卫士

著 者 唐文明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58-0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广袤的黄淮平原，古老大运河流淌着沧桑，她孕育了一个美丽的名镇，有水乡柔情，有塞外风光，有奇姿异彩如“十里洋场”的闹市，有俯拾皆是的历史墨香，更有灿若繁星般的古今名人。这古镇便是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

公元2010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旅游，在浙江绍兴柯岩风景区前的一座山上，发现林草间有尘封数十年的一座墓碑，刻有九十六位烈士姓名。碑文落款：“国民革命军预备第10师。”

笔者遂向当地居民求解，并调研历史。

拨去尘封，才知预备第10师竟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1940年夏在浙江绍兴整训，遭钱塘江日军挑衅，该师予以痛击，一度曾攻占萧山。在回师绍兴时，驻杭州日军紧追，预10师第29团1营奉命在柯岩设伏，与日军的先头骑兵激战。在该师参谋长孙明瑾用“卫队”抄袭打击下，日军的先头骑兵被一举全歼，计打死鬼子一百一十余。敌尖兵惨败，停止追击。国军1营伤亡亦重，牺牲官兵九十六人，埋葬于该处。

是年秋，预备第10师奉命西进，加入抗战惨烈的第九战区，万千健儿成为正面战场令日寇胆寒的劲旅。而该师师长孙明瑾将军、辎重营营长陆敬业、作战参谋臧肖侠，以及与孙明瑾一起鏖战的少将旅长陈颐鼎，这四位骁勇善战的黄埔精英，竟都出身于古镇窑湾。

淞沪呼号，武昌风急，湘水潇潇，沅江失色。

壮剧的序幕从古镇窑湾拉开——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001
第一章 楚汉有遗风	001
第二章 泱泱大国梦	051
第三章 国魂铸战神	096
第四章 逐鹿江之南	145
第五章 热血透长沙	195
第六章 湘江沅水情	244
第七章 将星陨南岳	287
尾 声	335
附：本书参阅书目	338

第一章 楚汉有遗风

1. “长大带兵杀鬼子”

夜幕，掩盖了一场特大阴谋。

地点，长江南京至镇江段。江面暗潮迭起，杀机陡生。

时间，公元1927年8月25日。

人物，孙传芳和他的“五省联军”。

孙传芳这位在徐州大败北伐军，把蒋介石追回江南、逼得其“下野”的总司令正踌躇满志。他得知南京政府发生内讧，立即又倾其全军，并汇合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夤夜偷渡长江。他先攻占乌龙山、后打下燕子矶；至8月26日下午，号称有雄兵十万的孙传芳又夺取龙潭、栖霞、下蜀等地。雄心勃勃的他下令攻打南京，立志全歼被他打败了的北伐革命军。

南京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因蒋介石“下野”已回奉化，副总司令李宗仁接到战报，他当仁不让，调兵遣将，作迎战部署。

但李宗仁手中除了他的桂系第7军服从其调遣，并具有战力，其他部队大都是各地新近编练的队伍，不足以应敌。他一边命令夏威先率领第7军赴栖霞，堵住从龙潭等地渡江的孙传芳主力，夺回乌龙山等阵地；一边亲自到中央军嫡系第1军，说服正秉承蒋介石旨意，准备“退出”战场以保存实力的军长何应钦协力御敌。

孙传芳渡江南下是孤注一掷，他背水作战，把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派大刀队看管，没他的命令谁也不许动用，让官兵们有进无退，作绝地死战。

龙潭是位于南京东北约三十公里的重镇，沪宁铁路从镇上穿过，并有一个不大的车站——龙潭站。它北临长江，三面环山，扼守南京东北大门，不仅是军事要塞，还是当时的中国水泥公司所在地。

鉴于此，李宗仁也横下一条心：誓死击败孙传芳。

风云突变，恶战乍起。在完成部队调度后，李宗仁下令先从龙潭地区作战，然后再全面迎击敌人。

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帅都志在必胜。孙传芳急于扩大战果，李宗仁决心夺回失地，两下里炮火连天，战场上硝烟弥漫，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山水都变了颜色。双方苦斗三昼夜，战场局面难解难分。

第四天，孙传芳部队的背面，突然遭到北伐军京沪路东段生力军的猛烈进攻。

原来，白崇禧正在上海与各界交涉并筹款，他得知孙传芳南犯，立即返宁。但行至无锡，前行快车倾覆，铁路被毁。白崇禧当机立断，改道镇江，坐地指挥。他先命令京沪线东段的第1军第14师师长卫立煌，率部就近向龙潭反攻；同时命令正从常州向杭州“开拔”的第1军第2师师长刘峙，掉头向北去南京增援；后又命令第1军第21师师长陈诚，倾全师兵力向孙传芳反攻。

上述诸将不敢违背白崇禧的命令，于是迅速向战场开进。

当天中午，白崇禧又生一计，他打电话劝告李宗仁，速派出海军占领长江，截断孙传芳军队北去退路，并使用军舰上的炮火，轰击南岸孙传芳军阵地。

第1军的几个师加入进战场，全力参战。唯独李宗仁在调动海军舰艇时，海军因同样得到蒋介石“保存实力”之指示，编造理由按兵不动。白崇禧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海军司令杨树庄，说：“李副总司令要你开出舰队，守住渡江口，断敌退路，此乃战役取胜之策。孙传芳势力终必被歼，你海军不努力，过后是要追究责任的。”

杨树庄在电话中支支吾吾，仍想推托。白崇禧大怒，派潘宜之在镇江带一个班的宪兵登舰，强押通济舰舰长李世甲向长江龙潭开去。其他的军舰见通济舰出击，才纷纷行动。

但抵达长江南京段的军舰只封锁了江面，不向南岸的孙传芳军阵地开炮，理由是军舰看不到岸上，不知战场上哪地方有敌人，无法确定炮击的目标。

这理由看似冠冕堂皇。

李宗仁摇头叹气说：“好一个借口。是的，我们还无法把电话线架到军舰上，不能用电话告诉他目标。”

李宗仁身边的何应钦听了，眼睛一亮，提醒他说：“用无线电呀。上月从广州迁来南京的黄埔军校，第六期新开设无线电通信专业，而且有数部电台。副总司令可以命令该军校派来无线电人员，用电台在军舰上和陆地沟通。”

李宗仁听了，当即下令，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迅速派二十名无线电人员，携带电台赶赴战场见他。

约一小时后，一个带队的教官和一名“代理排长”，率领二十名学员携电台赶

来。李宗仁将任务交代给他们。那教官对代理排长说：“我率领十人上军舰，你带领十人负责岸上，电台架设好你立即呼叫我们。”

何应钦指示代理排长：“乌龙山阵地是制高点，那里是国军陈诚所部第21师阵地，你们去那里既便于观察，又很安全。”

李宗仁见那代理排长有点拘谨，临要走了又问他：“排长以前打过仗么？叫什么名字？”

代理排长回答说：“报告长官，我叫孙明瑾，以前没有打过仗。”

一位学员介绍说：“孙明瑾也是军校学员，因为他无线电通讯技术掌握最好，来之前军校宣布他指挥我们。”

李宗仁鼓励孙明瑾：“大胆地干，你纵观全局，不光要让军舰的炮火打得准，还要积极向我这总司令部报告情况。”

孙明瑾回答：“是。”他充满信心地敬过礼，带领学员冲上阵地。

在乌龙山最高峰，孙明瑾确定了观测哨与电台的位置。然后他指挥大家快速开设，很快便完成电台与舰上、与总司令部的双向沟通。又经过俯瞰侦察，各观察哨把孙传芳军队的方位、距离等数据报过来，孙明瑾亲自操作电台，将射击参数发送到军舰上。

不一会，数十艘军舰发射出密集的炮火，炮弹犹如长了眼睛，专拣敌人最多的地方轰击。孙传芳军经受不住巨型炮火的猛打，渐渐开始东冲西突。但北伐军各部乘势攻击，长江也彻底地被北伐军军舰封锁，孙传芳军见退路已被截断，自料难逃厄运，军心开始混乱。

但老奸巨猾的孙传芳调整了战术。他发现退路被截断，干脆把主力集中起来，疯狂猛攻龙潭阵地。8月30日早上，龙潭阵地被他攻破，孙传芳于是下令：各部队全力向南京城猛攻。

潮水一般的孙军，掉头向南京城扑去。

这一切被孙明瑾在乌龙山上看见，他判断这是孙传芳军明知撤退无望，在铤而走险，乘南京城防空虚要一举夺城，南京将处于危险状态。他迅速拟写电文，首先将敌军此动向报告给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又发电报给北伐军陆、海、空总司令部交通处邱炜处长，把孙传芳军各部突袭南京的路线等报告给他。邱炜处长接到电报，哪敢怠慢，他亲自坐镇北极阁通讯总站，火速地向守城各军加以通报。

孙明瑾又把敌阵形变动的情报发送到军舰上。

最先采取应对措施的是长江中数十艘海军军舰，舰炮调整了射击诸元，立即以密集炮火，持续地轰击进攻南京的孙军。

李宗仁、白崇禧命令主力部队紧急回防；何应钦、陈诚等指挥部队在孙传芳军

中穿插拼杀。

步、炮协同，很快地将孙传芳军击溃，数万人的队伍又一次混乱。

这时候，李宗仁调度东、西两面的北伐军合力围攻，把孙传芳军压迫到长江边上。江南岸漫山塞野，尽是溃军。孙传芳见状，知大势已去，仓惶登上小汽艇逃命。他手下十万大军，除少数逃到北岸得以保命，其余的悉数被俘、被歼。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最辉煌的一役。

被俘获的孙传芳军数量之多，为北伐历次战役之最。

将俘虏押解去南京时，把俘虏兵分作四路纵队，前头的已经到南京城门，排尾的还在龙潭镇未动身。

此一大捷，奠定了国民政府的基业。

胜利后第三天，李宗仁即下令褒奖有功人员。

李宗仁没有忘记孙明瑾他们的贡献，指示由第1军给他们办理嘉奖。何应钦、陈诚等对孙明瑾及参战的军校学员倍加欣赏，奖惩大会上，陈诚亲自给军校学员戴花，并宣布说：“依据战时奖惩条例，决定破格将无线电通信代理排长孙明瑾擢升为上尉连长。”

参加奖惩大会的一位高官听了，轻声提醒陈诚说：“孙明瑾目前尚在读军校，须毕业进部队，才能授以实职军官。”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张治中支持说：“我负责向中央军校说明，孙明瑾他们在这一战役中贡献很大，总司令部很满意，提拔的命令是特事特办，此任命供军校在毕业分配时参考。”

于是，孙明瑾和带队教官以及参加龙潭战役的黄埔军校学员，第一次上战场就分别获得了提拔、嘉奖等荣誉。

孙明瑾，号玉轩，1905年9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唯一一个被两县管辖的千年古镇——窑湾镇（今属新沂市）。该镇于清末民初，以镇中心的界牌楼南北设街，街以东称东宁镇，辖有街市及牛滩、戴沟等十数村，由宿迁县管辖。大街以西的称西临镇，辖西半个街市及大运河西胡圩等村，属邳县管辖。孙明瑾祖居窑湾镇戴家沟村，孙家在当地门户很大，孙明瑾曾祖父之前好几代都在窑湾镇开办学堂。

窑湾镇是历史名镇，京杭大运河像一条玉带，乖巧地贴着镇子的西边，从西北向东南穿行。大运河在这里被称作中运河，中运河北起台儿庄，东南至淮安，是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沂河的部分河道挖掘的。而沂河则发源于山东的孟良崮山区，从窑湾镇区北边绕行，向东南流去。中运河开凿后，窑湾坐落于沂河和中运河的交汇处。

窑湾镇的东南边，是烟波浩渺的骆马湖。因三面环水，窑湾成为华东地区的

水运要津，南来北往的船只在窑湾停靠补给。唐朝初年，窑湾建镇；至明朝，由于她绝佳的地理位置，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很快成为京杭大运河畔的一处重要商业港埠。

清末民初，窑湾进入鼎盛时期，市井繁华，人气旺盛，有十几个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来此地经商、传教，全国近二十个省份在窑湾成立商会，设商号。人口最多时约五万，商店、工厂、客栈、钱庄、妓院、当典等计三百六十多家。

窑湾的水运码头闻名大半个中国，由于大运河和沂河在这里交汇，东南面有浩瀚无垠的骆马湖，水运特别便捷，粮食、百货、食盐等在这里周转。特别是二十世纪初，英、法等国商人的“小火轮”由上海经大运河航行至窑湾，加快了南北物资的交流。

精明的窑湾人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在上海滩周家渡开设海港码头，向西欧五国出口粮食，换回石油，销遍全国。

上海有了窑湾码头，又相继开设了窑湾街、窑湾路、窑湾巷等，外国商船停泊靠岸，举目所见的都是“上海窑湾港”。船舱装入的粮油货物，商标上打印“上海窑湾”，电报投递写“上海窑湾”，连签订购物合同也用“上海窑湾”。因上海的窑湾码头及其周边街景等和北方的大运河畔窑湾镇非常相像，窑湾镇便渐渐地被国内外商人被誉为“小上海”。

由于船队大量地涌来，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逶迤连绵。无数商贾在这里打拼，使得窑湾经济繁荣，市井更繁华。既然富庶，就必定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保卫窑湾，求取安全，窑湾人民很早就按照古兵书奇门遁甲、七星八卦迷宫阵，建集市，设楼台，以此追求镇子的建筑布局。

到清朝道光年间，窑湾出身的武举人臧纡青，和窑湾在朝廷做官的臧位高，为抵御外敌攻击，将窑湾原有的土木结构建筑，统一改造成砖石结构建筑。将长街修建成S形，由东向西贯穿整个八卦盘的太极线，进入其中，犹入迷宫。又分别造两座吊桥，横跨于镇区临陆一面开挖的宽、深各十米的壕沟，白天吊桥放下来，供行人进出，夜间吊桥高高拉起，把入城的通道关闭。

全镇还设有八座炮台，依照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卦方位设置，分别安放在东、西、南、北城门两边二米高的城墙上。大炮威力强大，能轻松地击沉五百米外大运河中百吨大船。全镇还建有十二道深巷，二十一座哨楼，最高哨楼高达十米，是镇上的总指挥所，人在其中，能观测方圆数十里。

经济繁荣，文化也必然发达，文化发达则人才辈出。仅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窑湾镇在外做官、做学问的人成千上万。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窑湾走出的人做官掌权，州官、府官，文官、武官不计其数。官阶最高的有一品大员、二品武官，连清道

光皇帝的老师、殿前一品震远将军、慈禧太后的的心腹卫士等都是窑湾镇人。其他的如名士、烈女、侠客、淑媛、能工、巧匠、武举、秀才等，无法计数。

仅孙明瑾家，就先后出过三位秀才。

孙姓在该地共一祖，窑湾镇、棋盘、堰头、新安镇（今新沂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等乡镇都有分支，其祖上不乏诸多顶尖名人。孙明瑾家这一支系历代为书香世家，但不知为何，到孙明瑾的祖父孙士林，他虽聪颖好学，却无论怎样努力俱屡试不中。后来娶了窑湾大户阎氏的女儿为妻，生下四子，取名光前、光荣、光斗、光升。子女多了生活负担自然加重，养育一家子便无法再求学应试，孙士林只好安心持家教子，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但毕竟没有银钱等收入，仅靠侍弄土地，稼禽蚕桑，家境渐渐开始窘困。

孙士林兄弟俩，弟弟孙士达，小士林四岁。孙士达求学时，幸遇名满宿迁的举人叶道源。叶道源来堰头塾馆教书，孙士达有幸师从于他，得其亲授学业，长足猛进，后来顺利地考上了秀才，成为清末民初宿迁、新安镇、邳县一带显赫的名儒。

获得秀才身份后，孙士达在家乡戴沟村办起了第一所私塾，周边多个村庄的孩子都来入读。孙士达虽生有六子：光祖、光烈、光宗、光裕、光启、光先，人口多负担也重，但是办私塾有钱款收入，家境尚可维持。

目睹哥哥孙士林终日操劳，含辛茹苦供养一家，却无法满足孩子的求学愿望，孙士达不顾自己有六个孩子、生活也十分艰辛，决意帮助哥哥，毅然去哥哥家，将孙士林第三个儿子光斗领进家门，让其在自己开办的塾馆里读书。

孙光斗即孙明瑾的父亲，号奎阁，1879年生。他天资聪颖，秉性善良，自幼受家庭良好教养，很早便学会懂事。自从进叔父家开办的私塾求学，他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只求温饱即可，钻研学问却孜孜不倦。又加上有秀才叔父的悉心指点，孙光斗的基础学识扎实过硬，他不光潜心课堂学业，还洞察社会，探究经济，体察百姓疾苦，谙熟社会民情。

1897年，孙光斗十八岁那年，父母亲张罗着给他办了婚事，娶堰头的女子王姬为妻。王姬读过女学，多才多艺，也是当地有名的才女，年长孙光斗两岁。婚后夫妻百般恩爱，伉俪情深，王姬愿随夫姓，将名字改叫孙王姬。

翌年（1898年）8月，孙光斗十九岁，赴徐州府参加科举考试，试题为《论采泉》，即买卖粮食问题。

孙光斗因家庭清贫，平素体察农民疾苦，对粮食买卖做过认真的研究。他胸有成竹，即席发挥，笔酣墨饱，奋笔疾书，阐明粮食买卖的重要性，建议官府必须予以有效干预，以避免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生计，阻碍农业的发展，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考官阅卷点评,认为孙光斗立论正确,论据充分,寓意深刻,条理清新,至为赞赏。

于是,孙光斗凭借实力,被录取为徐州府八县头名(第一名)秀才。当时的徐州府下辖八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邳县、宿迁县、睢宁县和铜山县),孙光斗参加科考一举中的,八县称魁,传为佳话。

考取秀才后,他也效仿叔父,开馆办学教书育人,并以此改变家庭的窘境。他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牛滩村开办塾馆,广招学生。

孙王姬与孙光斗结婚后,先后生育长女仲华、长子明璧、次子明玺。1905年9月10日,孙光斗家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

这新添的男婴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夫妻俩见三儿子额头饱满,眼睛有神,小身体浑圆强壮,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商量着给他赐号玉轩,取名明瑾。名和号从字义解读是气度非凡的美玉,他们当然不知道,生下来就讨他们喜欢的这个儿子孙明瑾,后来成为中华民族著名的抗日英雄。

孙明瑾出生后,全家人口众多,家境式微。除了靠父亲教书的那点微薄收入,主要是靠爷爷耕种老家的三亩薄地,一大家子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才勉强挺得下去。

五岁那年,父亲将他带去牛滩塾馆,由自己亲自教他读书。

在塾馆读书的小学子们长大后回忆,孙明瑾进塾馆的第一节课,学的是白话文《国语读本》。先生教大家写“人、手、足,山、水、田,狗、牛、羊……”孙明瑾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念,一笔一画地学写。一上午下来,他对这许多字便烂熟于心。先生很好奇,将字拆乱了顺序再叫孙明瑾念。孙明瑾不但会念,还边念边随手写出来,让先生和小伙伴十分惊讶。

其实是孙明瑾懂事早,他知道自己家里穷,能上学已很不容易,故而格外努力,加倍用功。他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做作业,做不完不吃饭;晚饭后又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对先生布置的作业,他总要反复演练,力争一点不错的完成。

孙明瑾六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窑湾这座大运河畔交通要冲的古镇,风声所播,遐迩瞩目,外埠的一切新思潮,很快的便流传而至。这时候,孙明瑾已经稍懂得时事,辛亥革命提出的口号,在他童年的脑海里,比其本身的刀光剑影还印象深刻。

但毕竟革命是流血的斗争,孙明瑾开始喜欢上舞枪弄棒,渐渐地迷上了武术运动,体格也因此而得到增强。他的父亲孙光斗更是具有炽烈的民主爱国思想,每次回家都要回牛滩塾馆,向先生和学生宣讲“教育救国论”,对孙明瑾亦有很大的启发。

孙明瑾在牛滩塾馆读书四年,父亲为了让他能全面发展,在他十岁那年,把他送进堰头崇德高等小学读书。崇德小学是窑湾、新安镇地区少数几所“完小”之一,即初小三年,高小三年。课程实行《新国民教育法》,有语文、数学、音乐、图画、体育等。孙明瑾凭借自己扎实的功底,渐渐地崭露头角,他教养好,成绩优秀,又富有正义感,善于团结同学,很快地被同学们评选为负责学生与校方沟通的优秀学生代表。

孙明瑾父亲到宿迁教书的第二年,即1919年,这年的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为声援“五四”运动,全县七八所中小学联合召开了全县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学生联合会。堰头崇德小学、窑湾第一小学接到通知,派代表参加会议。崇德小学在产生学生代表时,师生一致公推孙明瑾,该校在其后编纂的《校志》中,介绍孙明瑾说:“其……爱国心炽,尤恨倭寇,敢说敢行,师生俱信之。”

5月上旬,在崇实中学教师孙光斗、钱在天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崇实中学和城区各学校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后又组织“仇货”检查团和宣传队,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

5月19日,孙明瑾等学生代表和驻城各校高年级学生、其他各界代表计五千多人,齐聚城西体育运动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要求“收回山东一切权力,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各界代表先后登台,发表演说。

崇实中学的代表是孙光斗。他在演说中慷慨激昂,历数日寇对我中华民族的罪恶侵略,声讨到动情处,当即摘下头上所戴崭新的日本编制草帽,用力撕毁,摔在地上,以示与日寇决绝。在台下的他的儿子、崇德小学的代表孙明瑾见了,也跳到台上,紧紧搂抱住父亲,大声说:“摔得好!儿子支持您!”

孙光斗见儿子明瑾成为学生代表,也来到宿迁,非常欣慰。

从这天始,学校罢课。孙明瑾留在县城,积极配合学生会行动。他的母亲孙王姬为了支持他父子,也带着孩子们来了,全家第一次在学校分给孙光斗的家属宿舍团聚。

在以孙光斗、孙明瑾父子等为骨干的联合会组织下,学生们纷纷上街演讲,查禁日货,选派代表深入农村,配合和发动当地学生走上社会,向群众宣传“五四”运动,并广泛地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见运动已蓬勃展开,刚十四岁的孙明瑾主动请缨,回窑湾镇组织第一小学和崇德小学等学生骨干,成立宣传队和日货检查队。宣传队负责去镇乡演讲,贴标语,散传单,号召各界奋起声援“五四”运动。检查队则深入店铺,细查日货,一经

查出,即行封存或销毁。

到7月初,孙明瑾和窑湾镇各学校选出的师生代表,去苏北重镇新安镇的初级小学,会同约好一起赶来的在县城、在窑湾读书的新安镇籍学生,向该校师生宣讲“五四”运动,发动师生投入爱国运动中。在他们启发下,新安镇初小的一些年龄稍大的同学,立即串联周边各学校,也组织宣传队和查禁日货队,请孙明瑾他们作指导,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孙明瑾教新安镇的学生们做彩色小旗,示范撰写“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收回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字样,让新的思潮随着学生运动飘扬到封闭的村民中。

学生队伍在镇、乡行进,孙明瑾领呼口号,引来无数的群众围观。每当见群众聚得多了,孙明瑾便站下来演讲,宣传“五四”爱国运动,提出新思想,把听众鼓舞得热血沸腾。孙明瑾还指导日货检查队,轮流地上街检查日货,边检查便宣传抗日主张。许多商店店员、老板受到感动,积极主动地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一些原来被估计是“钉子”的商号大户,在新风吹动下自己主动清查,像马瑞轩、靳懋堂等著名的士绅,还主动出面动员商人们卖国货,不卖日货。

10月15日,全县各地的高小和中学学生以及一些民众团体,在城西体育场隆重集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孙明瑾走在队伍一侧,领呼口号。刚行进到钟吾路口,县长伍支涛带领军警前来镇压,对学生大打出手。学生们果敢反抗,与军警扭打,孙明瑾等二十多名学生被打伤。孙明瑾的左臂遭警棍重击,红肿流血。父亲见状,叫他回家休息。但孙明瑾纵身一跃,跳上一座高台,指着负伤的左臂,大声疾呼,愤怒声讨反动军警殴打学生。军警的野蛮暴行激怒了学生,上千名学生在县学联带动下,追赶军警至县衙口,强烈要求县长出来评理,并追究军警伤害学生的罪责。县长伍支涛吓得闭门不出,驻军团长也深感事态严重,不敢露面。

最后,在美国传教士的调解下,县长和军方才被迫出来,公开向学生致歉,并答应承担学生的治伤费用,保证今后不再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

这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培养了孙明瑾高度的爱国心,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孙明瑾十八岁那年,在崇实中学毕业。学校想留他在校任教,但孙明瑾考虑家乡贫穷,教育缺乏,决定回窑湾镇办教育振兴家乡。经他联系,窑湾政府出资在牛滩新建一所国民小学,命名储才小学,孙明瑾边参加筹建学校,边招学生并当起教师。

而这时候,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

想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入窑湾、新安镇等地区。穷人要革命,农民闹翻身求解放。与此同时,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也不断地把战争与灾难强加给人民。

1924年9月,奉军大举入关。此系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张宗昌属下乘机占领窑湾和新安镇地区,附近数县的集镇、学校、居民无不惨遭浩劫。11月,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孙传芳部反攻,将张宗昌赶回山东。孙传芳军在窑湾、邳县等地驻守,但孙部同样祸害人民,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战乱频仍,百姓涂炭,学校时不时的停课,学生已无法学习。孙明瑾决定趁这时候外出投考大学,以进一步充实自己。

孙明瑾对父母亲说:“‘孩子王’我当不成了,再去当学生吧,去报考大学学更多的知识,今后好救国救民。”

1925年秋,孙明瑾告别亲人,离开了家乡窑湾镇。

2. 报国入黄埔

孙明瑾离家后第一站先到南京。

在南京,他打听到金陵大学预科正在招生,他抱着闯一闯的态度,报名应试。因他有扎实的学业底子,发榜后,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金陵大学预科是为学生正式入读金陵大学做学业准备的。孙明瑾进了这所学校,顿时觉得眼前开朗,这所学校太好了,他知道,自己只需读预科一年,就可步入大学本科的神圣殿堂。

高大的影壁墙上,写着校训:诚、真、勤、仁。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钟山龙蟠,我当其中。

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这首校歌很有特色,激励着孙明瑾追求光明人生的决心。

孙明瑾主修的是文法学科。学科负责人徐养秋,很欣赏孙明瑾的孜孜不倦精神。有一天晚上,他请孙明瑾到其住处,专门向他介绍读金陵大学美好的前景。

南京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投资,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占地二千三百余亩,规模宏大。有行政楼、科学馆、医科诊室、礼堂、课堂、宿舍等十一座楼房。所有楼房中西合璧,宏伟壮丽,堪与鼓楼平峙,是当时南京最高

大的建筑。外界也有“金陵大学是中国土地上的美国附属学校”说法。

孙明瑾当然陶醉于这所学校的环境和它的优越，下决心在这里学出名堂。

孰料，在读预科下学期时，一所更具有吸引力的学校在呼唤着他。他强烈地预感到，只有就读那所学校，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少年就立下的夙愿：长大带兵杀日本鬼子！

这学校就是两年前诞生的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6年的中国，政治风云如孩儿脸，一日三变。

这年秋天，北伐军征战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沪宁杭，声威大震，如日中天。本来，孙明瑾从学校图书馆的《申报》和《大公报》等报纸上，感受到中国的未来靠革命，胜利的希望在广州。恰巧这时，有一位南京籍同学的姑家表哥来学校，那表哥名叫卢明远，家住南京三牌楼附近。孙明瑾听那同学说，他表哥回家是奔丧的，但因他真正身份是黄埔军校教官，这次是借奔丧机会，另有使命回南京宣传革命，鼓动知识青年投考黄埔军校。

卢明远在金陵大学没隐瞒自己的身份，当时的国民政府也还没在南京定都，因此还不便公开宣讲黄埔、北伐等。但卢明远相信孙明瑾等进步学生，他毫无顾忌地把广东革命政府以及黄埔军校的创办、招生、训练等，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比如黄埔军校如何训练学生，如何领导学生英勇奋斗，如何取得东征的胜利、北伐的胜利，统统向他们讲述出来。讲到高兴处，还动情地唱起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需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进……”

孙明瑾听得热血沸腾，没过两天，便下决心中止在金陵大学的学习，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孙明瑾是重感情之人，他没有忘记导师徐养秋对自己的呵护，临走前，他去向导师告别，坦述自己对从军救国的志向。

“可是”，一直器重他的导师徐养秋，听了孙明瑾关于退学、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的决定，不无惋惜地劝孙明瑾说，“你如此决定不是把你的人生改变了么？军校那是培养当兵打仗的，而且战争残酷无情，很轻易地就能毁掉生命。若有闪失，你多可惜，别去吧。”

孙明瑾理解导师的苦心，因为自己也清楚，这次抉择，真的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前途充满艰难与危险，但为了国家民族，他已做好了吃苦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思想准备。

他谢过导师，打点了简单的行装，毅然离开金陵大学和南京，径奔广州而去。

7月中旬，他到达革命大本营广州。

广州到处是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人人脸上如沐春风，穿着军装的青年三五成群的走过，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孙明瑾。此时此刻，他后悔自己没能早些来这里，没能赶上第一次北伐，没能早日展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当时，由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全国各地来投奔广州的青年特别多。军校入伍生部决定8月底招考第一批学员，孙明瑾报名早，正好赶上了。

考场设在广州惠爱东路的中山大学，孙明瑾相继接受口试、笔试。因报名简历写有他读过大学预科，主考官想难一难他，提问深奥又尖刻。好在孙明瑾学识广，基础深、悟性高，回答得很好。如主考官问他：“你放弃可以留洋海外的大学不读，来考军校，是为什么？”孙明瑾回答说：“国家内有内忧，外有外患，我投笔从戎，是想让国家早日统一，让外敌不敢觊觎我国。”主考官问：“读军校就要带兵打仗，打不过人家当俘虏时，你认为站着被俘保险，还是蹲下被俘安全？”孙明瑾回答道：“既然带兵打仗，就没有打不过的敌人；既然参加革命军，就没有当俘虏的道理。”考官们至为赞赏，于是有人挥手，让他去笔试。

笔试更是孙明瑾的强项，数、理、化他没问题，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他回答很准确，像《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他解析得都对，作文《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虽然写得平庸些，但还是获得了很好的评分。

发榜的日子到了，孙明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查看，刚看完前两行，便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榜。一颗高悬着的心落实了，他兴高采烈地回到旅社。

但录取后，军校并没有马上开学。原来，就在孙明瑾他们第一批考生应试的同时，北伐军又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的胜利，共产党为了促使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持北伐军。如此一来，各地大批热血青年又蜂拥广州，黄埔军校只好决定9月底再招考第二批学员。

黄埔军校第六期两批学员共招收四千四百人，孙明瑾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直属团十六连，当他领到崭新的军装时，忍不住立即穿上，前前后后的欣赏不停。

在南京认识的教官卢明远对他说，他这期学员比前几期都神气，他们发的是苏式黄咔叽布军装，再配上大盖帽、宽皮带，飒爽英俊。

第六期入伍生在校本部集中几天之后，就开往广州燕塘营房驻扎。燕塘老营房条件很差，床铺是用竹子绑成的两层铺，宿舍和教舍都是茅草苫顶的竹棚，上课和睡觉和在野外差不多，四面通风。伙食也不太好，纪律又严，特别是正式训练开始后，非常辛苦，一些同学吃不消，抱怨太艰苦，大喊后悔。

但孙明瑾不惧怕任何困难，他精神饱满，毫无怨言。按新兵教育规定，以操场训练为主，新兵每天除早操外，必须操练四个小时，立正、稍息，摸、爬、滚、打，活动